

文壇之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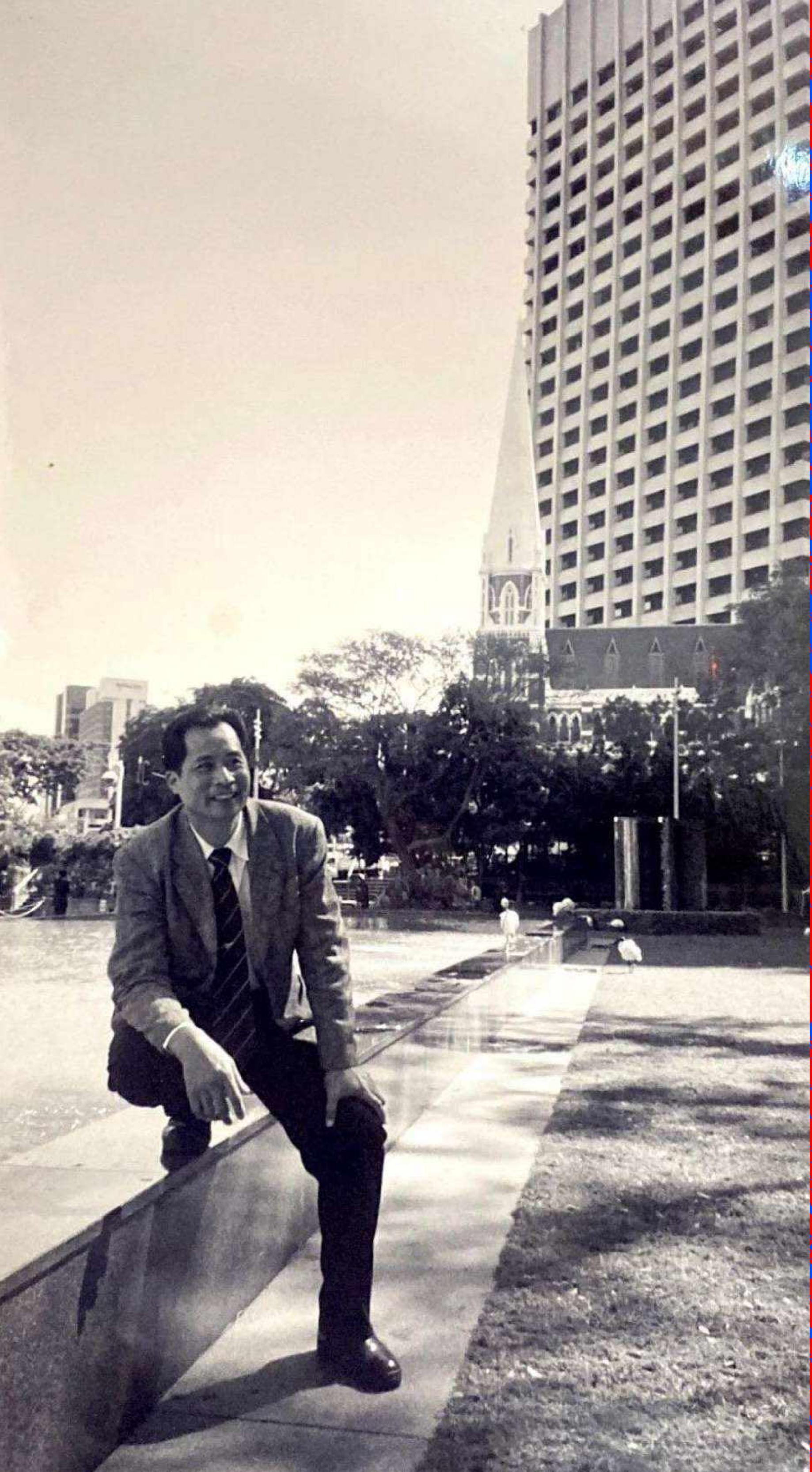


前言

民國六十年代，在一個樸實的農村天空，飛翔著一只布袋戲史艷文「中國強」的巨型風箏，吸引不少人潮圍觀，小孩叫著、歡呼著的追著風箏跑，無心糟蹋了一些農作物，還引來警察關心，其實這天空飛的不只是一只風箏，還承載著一個年輕人對藝術的夢想，這風箏的製作者，就是廟宇裝飾工藝師陳瑞連先生。

瑞連師傅將他的一生獻給了寺廟傳統工藝。儘管早期父母反對，還是堅持他對藝術的熱愛，父母拗不過他對藝術的執著狂熱，便帶著他登門拜訪代天府剪黏藝術匠師李世逸先生拜師學藝。在服役三年的期間，他依然利用假日，學習不斷，繼續在李世逸和另一位大師陳三火的指導下磨練他的技能。於1970年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並開始承接廟宇剪黏，佛像、玻璃纖維雕塑等裝置藝術設計。自那時起，瑞連師傅已成為該領域一位令人尊敬的人物，以其細膩詳盡的作品而聞名。

2020年瑞連師傅因病逝世，享年六十六歲，為台灣傳統工藝留下許多不捨與惋惜，《交趾陶之舞》透過編舞家劉冠詳、視覺設計徐國恩、陳瑞連之子陳威宇與他的父親陳瑞連的作品撞擊火花，在跨時空、跨領域、新與舊的碰撞中，傳承與再創中，找到對於世代與生命的正確提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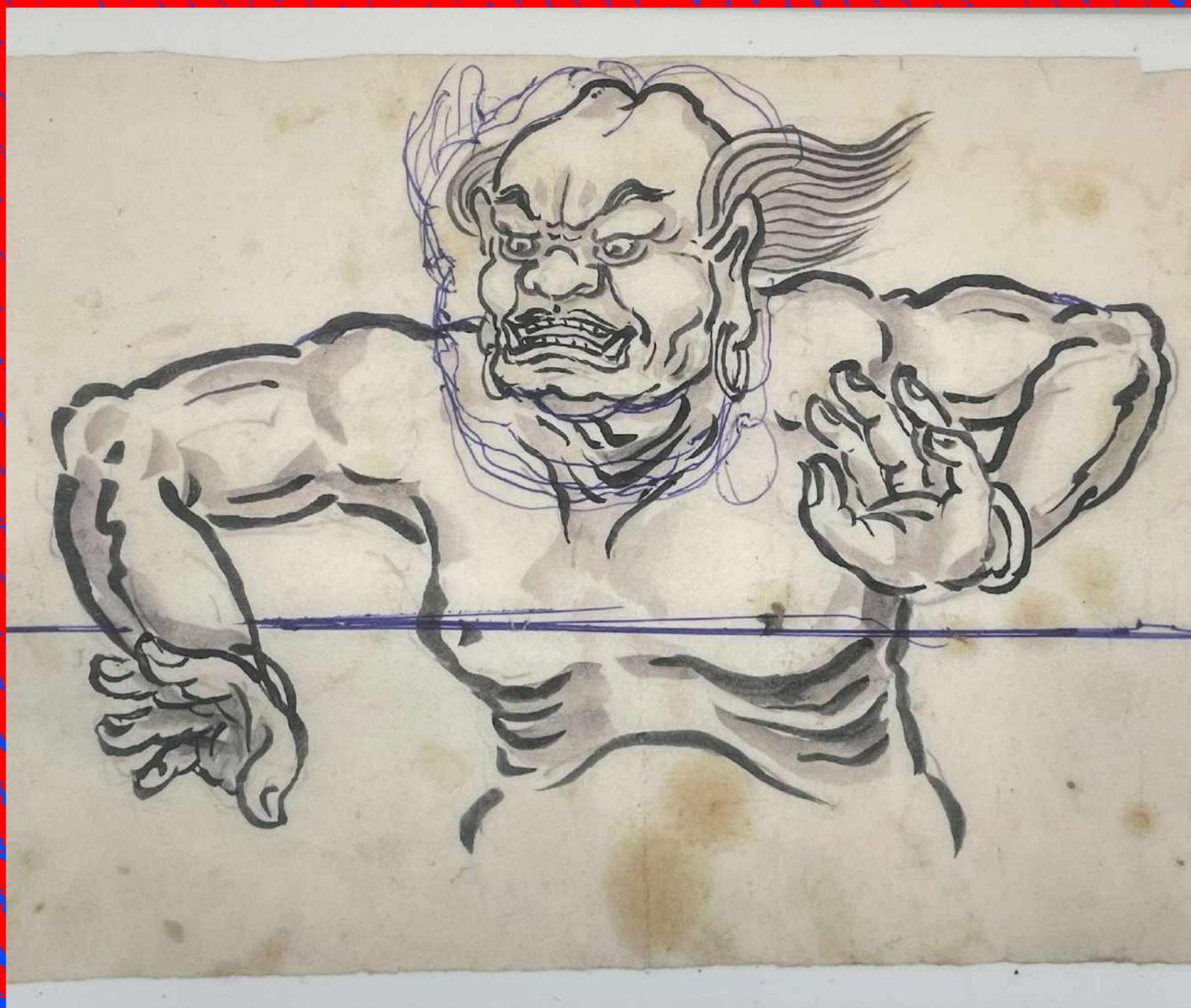
陳御連 藝術創作理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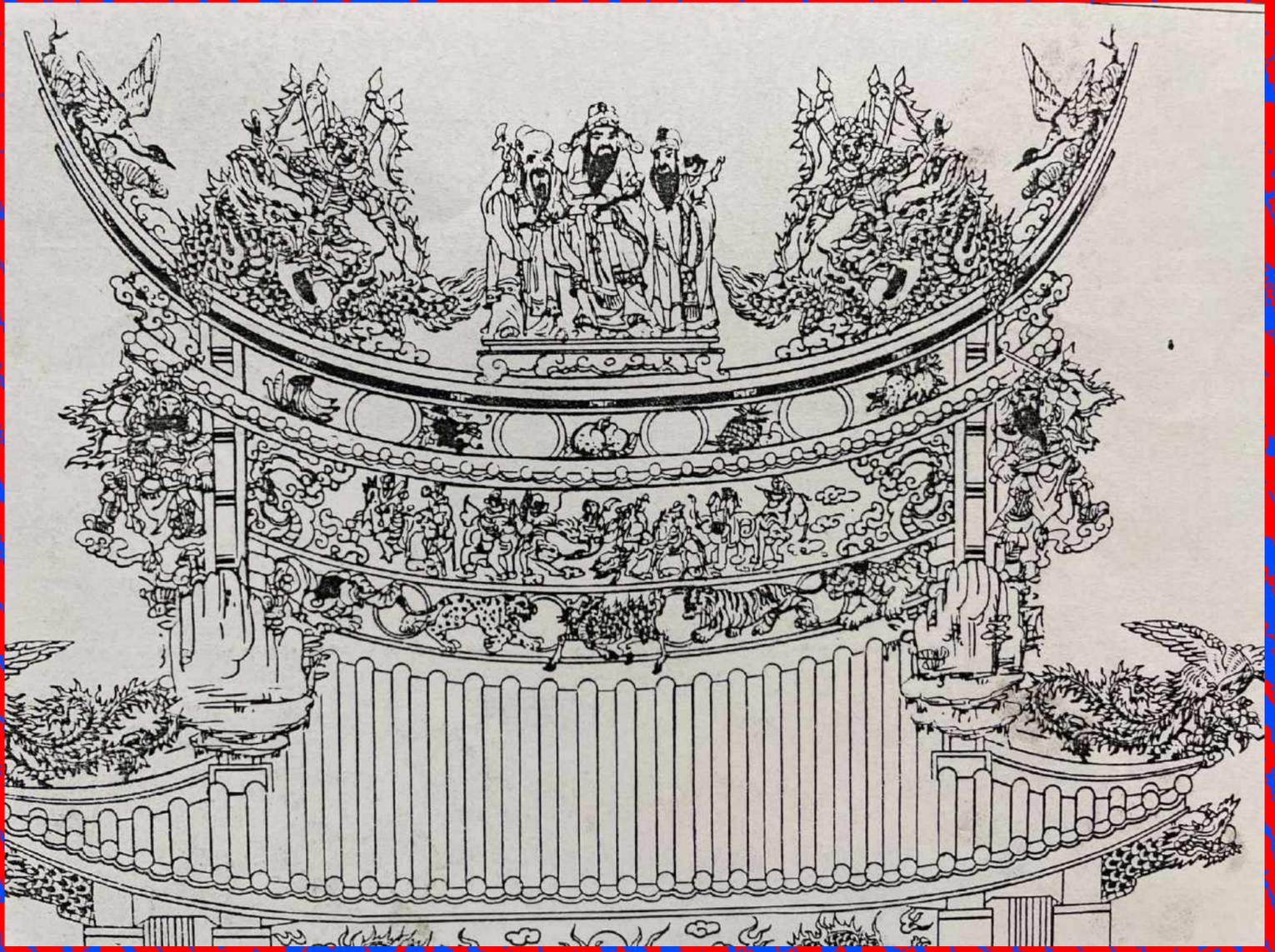
陶藝創作令我如痴如醉，數十年如一日
愛不釋手，撫今思昔，再也沒有任何一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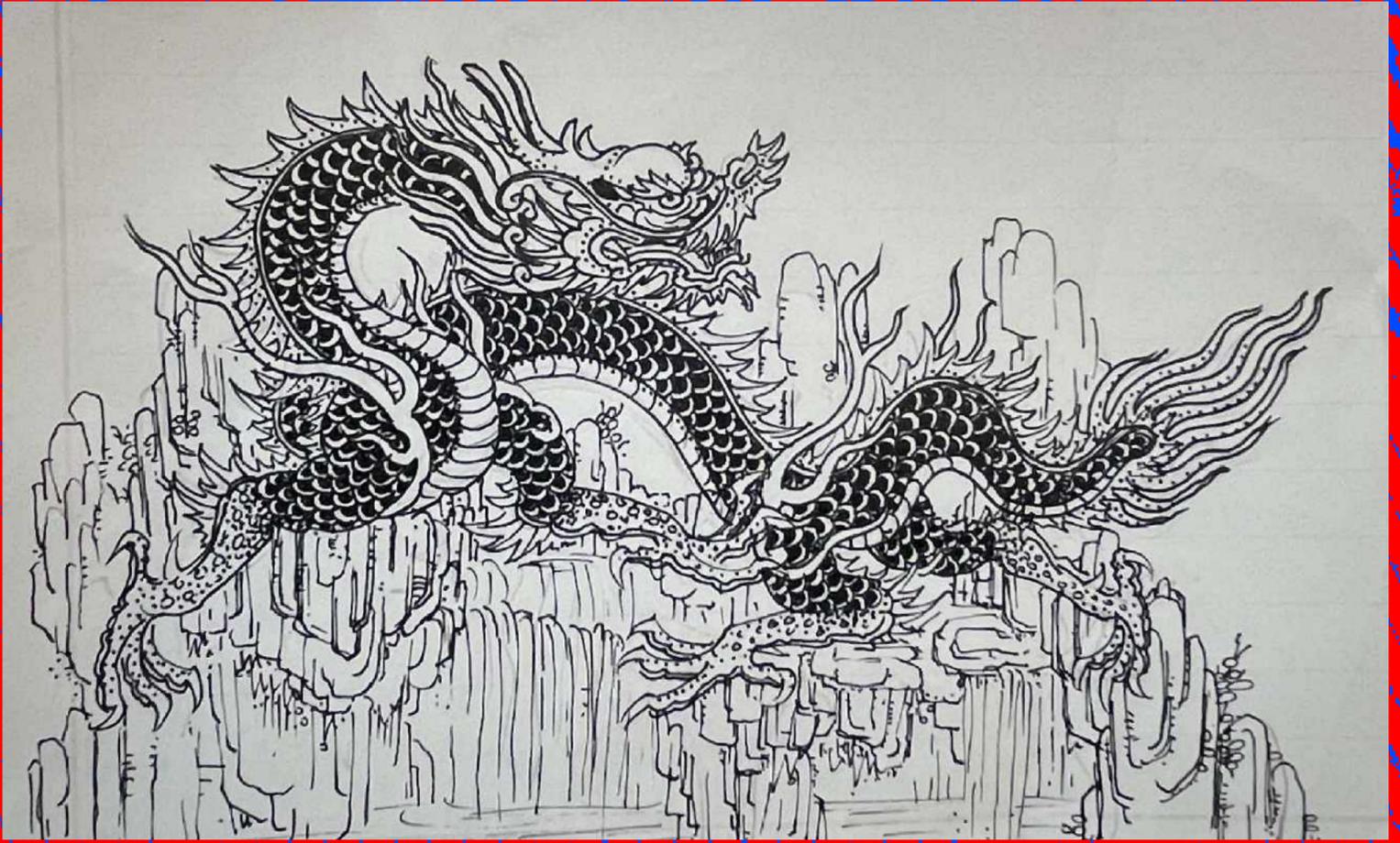
藝術工作能讓我分心。

感謝「蒼天」眷顧我，興趣與專業能
的融合合一，不知羨煞了多少人。歷史文化
廟宇裝飾藝術，鄉土教學甚，皆及畢生用
投入可推廣政心志。在陶土埤塑範疇
我以內心靜謐的思考，加上傳統與創新
技巧的運用，將歷史人物、典故精彩表
達，足跡遍及各地。

雖然創作過程十分孤獨、辛苦，但是作
品完成的喜悅，卻是令人雀躍，希冀兩
邊藝文同好能再次給予鼓勵、指教。
讓 ~~柑城~~ 這塊芬芳的園地，開出更美
麗的花，最甜的果實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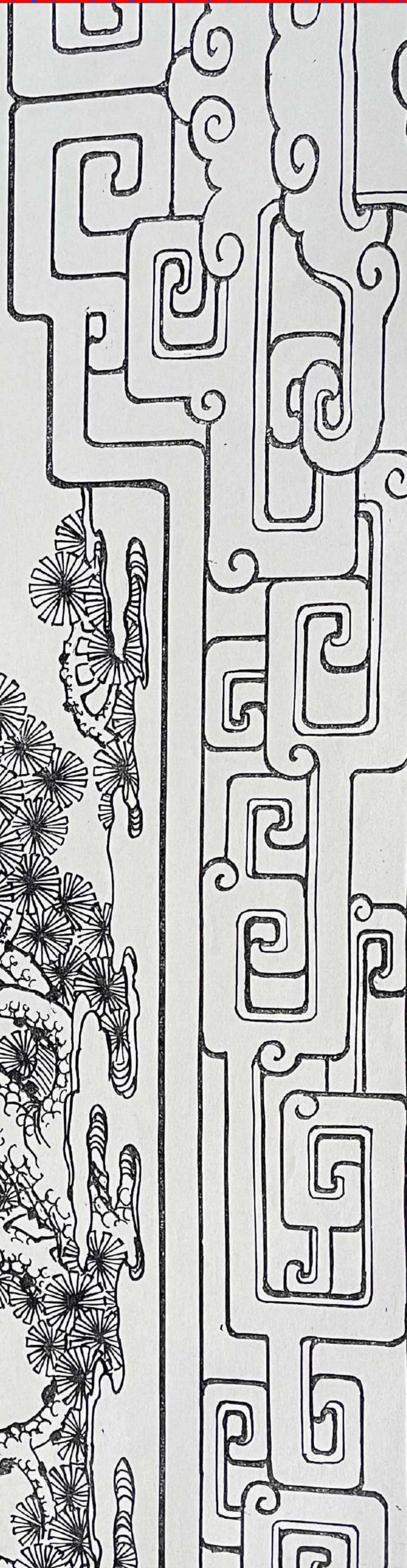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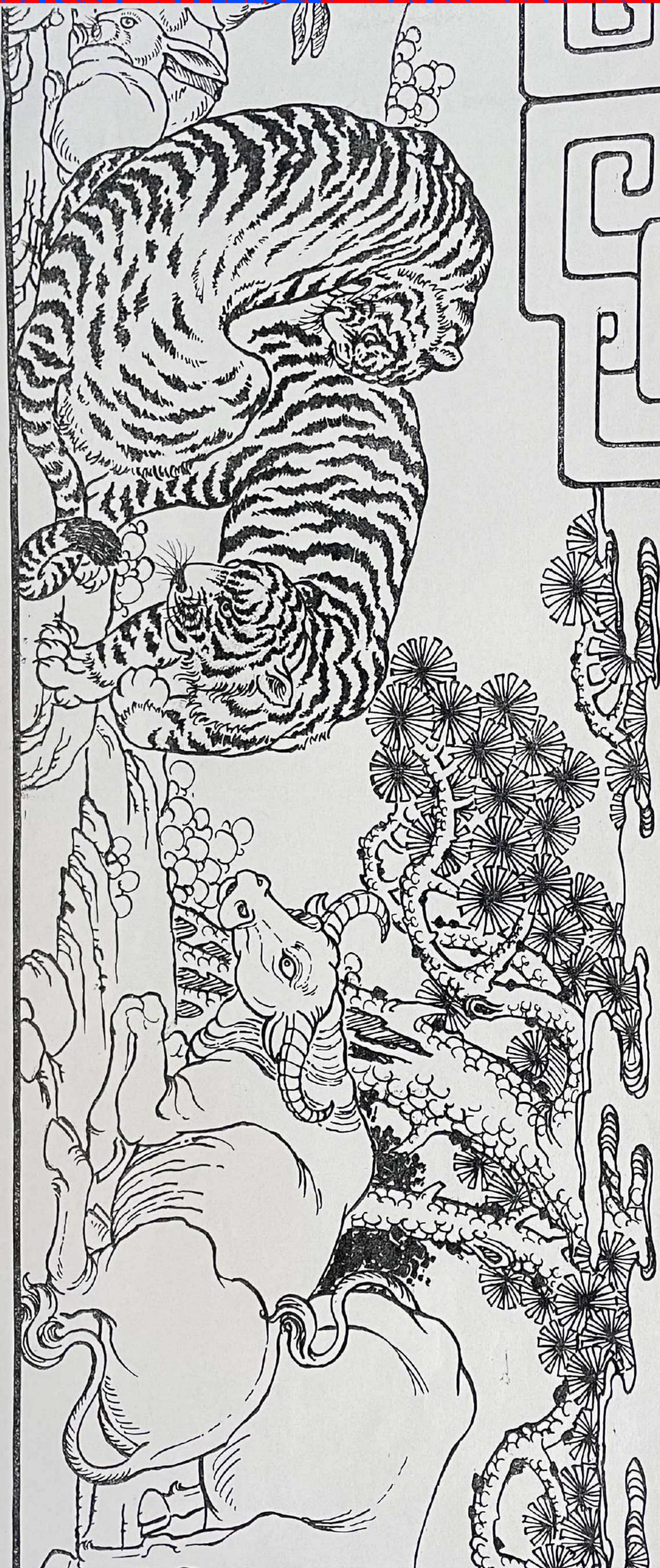
會相夕七



嫦娥奔月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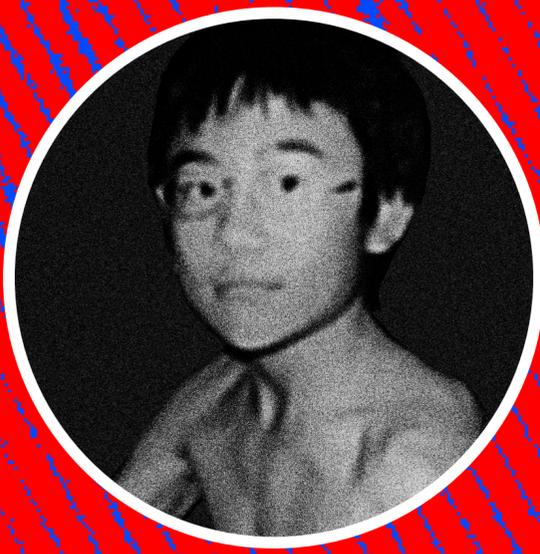


表演者 | 陳威宇

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，高中就讀中華藝校，大學畢業後參與周書毅《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》舞蹈旅行的男舞者，在參與完這場製作後，威宇便離開舞蹈圈去其他領域打拼，學珠寶鑑定、當了珠錶鑒定師，在大直美麗華擔任過銷售員，因家裡需要人手幫忙便回家幫忙管理跟做網路生意，在家裡幫忙這段時間考了營養學與健身執照，甚至還當起了農夫種文旦，本來想說要歸隱家鄉，卻遇到人生第一任太太，結婚後去了大陸發展，開包子店、豆腐店、飲料店，凌晨四點就要做包子饅頭，豆腐也是上

千斤在做，因前妻不習慣這種生活回到了北京，兩人聚少離多最終選擇了分開，於是威宇回到台灣後開始接觸加密貨幣，他覺得這個東西很有趣，有可能改變人類的金融制度，他還搞資金盤、做區塊鏈遊戲，就在威宇專注在新的領域上的時候，威宇的爸爸陳瑞連師傅被檢查出淋巴擴散的胰臟癌第四期，於是威宇暫停手邊的工作，回家跟爸爸做最後一個作品，而父子倆在完成最後一個作品「古物」後便天人永隔，威宇相當不捨，也相當慶幸有這個跟爸爸最後一次合作的機會。

威宇曾經說過，他體重如果破百就要回來跳舞，父親過世後兩年，威宇的體重也破一百公斤了，一切因緣巧合，也在此時他與編舞家冠詳跟視覺設計國恩相遇，開啟了此趟旅程。



視覺設計 | 表演者 | 徐國恩

徐國恩出生於台南市安南區土城鹿耳門，生活在傳統大家族裡，阿公接受日本教育，父親從商，國中因與國外親戚接觸的關係，開始接觸街頭文化，那時候常常找人尬舞，會在家裡附近的國小跳霹靂舞，就此荒廢學業，綽號：七頭咖 A（台語），曾待在舞團 TBC，因父親不支持與限制行動，因此高中擺爛，搞了很多爛事，當過飆車族、留級生、繞舌歌手、就是不讀書，還被記了三支大過不能畢業，因此，第二間學校是念夜間部，早上國恩在父親公司上班，但還是沒有改變生活狀態，有一天早上翹班跟朋友

去飆車，在一個轉角遇到警察，跟警察追逐了五分鐘，最後非常幸運地甩掉了警察，就在那時候，國恩突然驚醒，覺得不能在這樣下去了。

當時國恩的親哥哥在北部唸室內設計，有一次國恩放假上去找他，哥哥的畢業製作快來不及完成，因此他就幫哥哥做了兩天的設計工作，突然間國恩覺得這樣也是一種展現自我的方式，開始對美術與設計燃起興趣，並把想法傳達給周遭的人，那時候國恩堂哥的岳父就剛好在中華藝校當教務主任，國恩因此又重新展開高一生活，跟威宇與冠詳就讀同一間學校，國恩還莫名其妙當上班長，那時國恩開始覺得自己可以當一個藝術家，或者說是創作者，而他也遇到他的恩師陳俊雄老師，陳俊雄老師開始鼓勵國恩把他身上躁動不安的能量投入到創

作裡，因此國恩開始向一個海綿一樣不斷的吸收各種形式的藝術。

高中畢業那年暑假，舉辦了人生第一次個展，在高雄藝術圈知名的實驗場地「豆皮藝文空間」，同時立下志向，要北漂更上一層樓，也幸運地考上南實踐大學，然後轉學到了北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，大學也參與了許多活動，台東南島文化節、靜態攝影紀錄、高苑藝術中心、藝術家聯展「反芻在線陸橋之後」藝術聯展、屏東美術館、世代對話藝術聯展、高雄魚刺客壘球隊...等等，畢業後，聽了老師的建議，開始轉跑道往視覺設計的生涯發展，他在藝術收藏與平面公司做美術、劇場佈景工廠擔任美工，也在廣告設計行銷公司擔任專案設計，他的主要業務是服裝品牌每一季的形象設計，例如：麗嬰房、遠東紡織、

哈客士戶外運動、克萊雅等等 ...

三十歲後，國恩開始當起 Freelancer 為自己創作而生，也開始為公共藝術投標、參與公部門講座活動藝術研討會，也到海外實習參加韓國首爾藝大平面設計交流，馬來西亞 Ki 專案設計，比利時木雕藝術節駐村等經歷。

2022 年遇到冠詳、軒萱、威宇與陳瑞連師傅的作品，幾個人即將為了傳統工藝而創作與跳舞，《交趾陶之舞》就此展開。



編舞者 | 劉冠詳

肄業於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，高中也是就讀中華藝校，在高中時便展露編舞才華，高中半路出家踏入舞蹈班，相較學舞十幾年的其他同學，冠詳雖在身體上跟不上別人，但腦袋創意卻不輸其他同學，在高二的班級創作展中，冠詳編了三首舞，而當時參加創作展的所有舞碼，為了公平起見，都是採取匿名的形式給評審老師評分，因此老師並不知道評分的作品是誰編的，創作展演出結束後，所有的同學都站在公布欄前面等待名次公布，那年，冠詳的三首舞分別拿了一、二、三名的成績，那年冠詳十七

歲，體驗到人生第一次拿第一名的感覺。

高中畢業後，他考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，也是家裡唯一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的孩子，爸爸媽媽都替他感到驕傲，冠詳在校期間父親因病過世，當時冠詳 21 歲，爸爸在大陸心臟病發，冠詳隻身一人去大陸把爸爸救回來，雖然回到台灣後還是回天乏術，26 歲時媽媽因癌症過世，冠詳用八個月陪伴媽媽的時光中，與媽媽相處所記錄的聲音素材編創了《我知道的太多了》(2016 年)，同年此作品獲得第 15 屆台新藝術大獎，2017 年受林懷民老師邀請於雲門劇場編創《棄者》與雲門 2 團春鬥的《變態》，2019 年，冠詳決定暫離藝術圈，也跟威宇不約而同一樣投身加密貨幣領域，他創辦了自己的頻道，在歐美社群用全

英文分享亞洲的 NFT 資訊給外國人，
從霹靂布袋戲到鹹蛋超人，頻道迴響
熱烈至今仍在營運。

2022 年，冠詳編創了《宇宙神廟 -
變形記》，也在這次的創作中認識視
覺藝術家徐國恩，也在此時跟陳威宇
重新搭上線，冠詳、國恩、威宇與他
爸爸陳瑞連廟宇傳統工藝藝術家的作
品，跨時空的創作與紀錄就此展開。

《交趾陶之舞》留言板

◆冠詳の話◆

「交朋友要交孝順的，知道嗎？」——劉聰勳。

劉聰勳是我爸，自從他 2010 突然心臟病發回去了之後，我打了很多文章形容這個男人，如果要用一首歌來形容他，他不會承認是哪一首，但他會這樣說：

「誒，放那個北風來聽。」——劉聰勳。

13 歲的我把盜版卡帶放進貨車的錄音機裡，B 面第一首，張鎬哲的北風。

「北風，又傳來熟悉的聲音，煞那間讓我突然覺得好冷，彷彿在告訴我走得太遠，有沒有忘記最初的相約．．．」

這是北風的副歌，我爸常在副歌的時候，在蜿蜒的山路大聲的唱著，像傻瓜一樣。

老爸抽著他的長壽三號，望著遠方，熟練的打著變速器換著擋。

其實聰勳是個比我浪漫跟溫柔的男人，小時候的我常像個迷妹一樣望著鷹鉤鼻、叼著煙的他。

「你是不是崇拜我？」

「你不要給我搞 GAY 喔。」

「要不要去吃排骨麵？」

老爸，也走了 12 年了啊，時間過得真快，再過幾年，我就會趕上他離開的 49

歲，真不知道到時候我想他的時候，腦海中的畫面要不要幫他的臉加上一些歲月？

還是，我一樣可以像今年一樣像個小孩一樣的想他？

年紀越來越大，腦海中的老爸越來越像個卡通人物，很多細節慢慢模糊 ...

2014 那一年，為了怕把劉聰勳給忘了，於是編了首舞送給自己跟他，叫做《英雄》，我想，我爸從那一年也就正式變成卡通人物了吧，這也蠻好的。

《交趾陶之舞》2023，嗯，命運啊，該怎麼說

爸是攝影師，威宇的爸爸是瓷雕大師，我媽是美容師，威宇媽也是美容師，我

爸走的時候，我滿腦子都是他的「思路梗」。而威宇也是一天到晚都在那邊講他爸有多強有多強。

就這樣，威宇換上了芭蕾舞鞋，重新踏進舞蹈教室，而我們的好朋友，我的舞蹈啟蒙學校，高雄市中華藝校不同班的同學，徐國恩，也解封了他的AKA街舞之魂，我們三個，十七歲的時候都待在同一個地方，今年，我們三十五歲了。

而一切又像十七歲一樣。

謝謝這一切，送給你們，交趾陶之舞。

舞蹈，讓活著值得。

L.O.V.E

◆國恩の話◆

$$2022+4+30=2056$$

$$2023-2-24=1997$$

$$2056*1997=4105832^{300}=136861067$$

$$1-1=0$$

$$6*3=18$$

$$3+8+0+7=18$$

$$18-18+0=0$$

從看表演到表演的心情算試

徐國恩

◆威宇の話◆

從跟冠詳在澎湖碰面開始說起…

我們是晚上約在海邊見面，當時我正在海邊甩著我的夜光蟲路亞，然後看到冠詳與他女友軒萱帶著一隻狗從黑暗遠處走來，我用著頭燈照著他們，他說：「嘿～幹！好久不見」

轉眼看了狗狗，牠興奮的跑了過來，直覺反應就是摸摸牠的頭，當我手快到的時候，牠嘴邊肉開始顫抖，馬上意識到這隻猛獸不能摸，這時冠詳才出聲說：「欸！牠不能摸頭！…」

幹，不就還好我有感覺到不對，不然我那幾天魚都不用釣了…

就這樣我們開始在海邊閒聊，畢竟10幾年沒見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臉書上交流寒暄，不過見面後聊的是更多情感上

交流的話題，當然我也跟他提到我爸往生的事，印象中他好像跟我說：「爸爸很厲害這樣就走了很可惜...」

不過對我來說走了就是走了，沒有任何的連結了，雖然我家是做廟宇相關的行業，不過我覺得我爸很少參與廟事或是常燒香拜佛，但是又覺得他非常了解神明的故事與關係，記得那時候剛好有追一部劇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那部戲剛好有東華帝君這個角色，有些劇情看的我不是很了解，在跟爸爸去看工程的路上，我就問他說：「東華帝君跟某某是什麼關係？為什麼他這麼強跟東皇鐘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結果我爸除了解釋清楚各個細節之外，還跟我說他師承哪派，跟誰又在一起過，跟誰打架又是差不多強，當下我就覺得：「哇操原來神明也跟人一樣這麼多愛恨

情仇喔！！」另一方面也覺得我爸也太厲害了，他怎麼有辦法去深入了解這些故事，那陣子或許也知道他差不多是要 GG 了，我對他的所有事物開始有極大的興趣，像門神為啥都是魏遲恭跟琴叔寶（我會對這兩個門神有興趣是因為他們的名稱唸台語非常的奇特，所以我才去問他這兩個是誰），他就跟我說他是李世民的第幾功臣，因為什麼原因才歸順於李世民，又是為什麼變成廟宇門神…等故事，就在跟冠詳聊天的過程中，腦海中的記憶大概就是又浮現這些東西吧。

隔天約了冠詳在摩西分海吃早餐，他就跟我說：「不然我幫你爸編一個舞吧」我當時第一個想法是覺得，應該開玩笑的吧，我早就 10 幾年不跳舞了，也不覺得這事會成，回到台灣之後也拍了一些自述影片，冠詳也寫了計畫投案，突然

某天就通知我，哪天要去澎湖排舞了…，
我就想：嗯，我現在 130 公斤，你敢找
我就敢跳！就這樣我到了澎湖排舞，頭
幾天真的是全身炸裂，一個芭蕾舞做幾個
掂腿動作，心跳飆到 18x，隨便發展幾
個動作或稍微有蹲到，我就喘到快往生，
每次地板動作起來眼睛一定都是滿眼星
星，以前輕鬆能做的動作，現在都像在
做極限運動一樣，膝蓋關節也都是隔天
甚至整週劇烈疼痛…

原來 130 跳舞是這種感覺…不過這就是
人生經歷，也單純想這是肌肉還沒有記
憶跟不習慣而已。

這次的舞作在編創過程中不外乎是牛鬼
蛇神，我們也嘗試著學神明跳舞或即興
發展，但後來還是往鬼去了，畢竟鬼比
較白爛也比較有趣，我的舞伴國恩又是
像小鬼一樣的淘氣，所以我們的舞好像

就爬進了地獄深淵一樣，但是又從地面重生出來，像天堂的吉爾塔斯，只有半身爬出在地面上，就像一隻極惡的鬼王被收服，可能是我體重非常重的關係，腦神經常常傳達出來的指令身體卻無法完整做出，就感覺好像跟鬼王一樣被封印了，身體有股力量無法爆發出來... 舞作完成時在每次排練的聲嘶力竭跟修整，讓我覺得每個創作都是要這樣絞盡腦汁才能創造出來。

◆軒萱の話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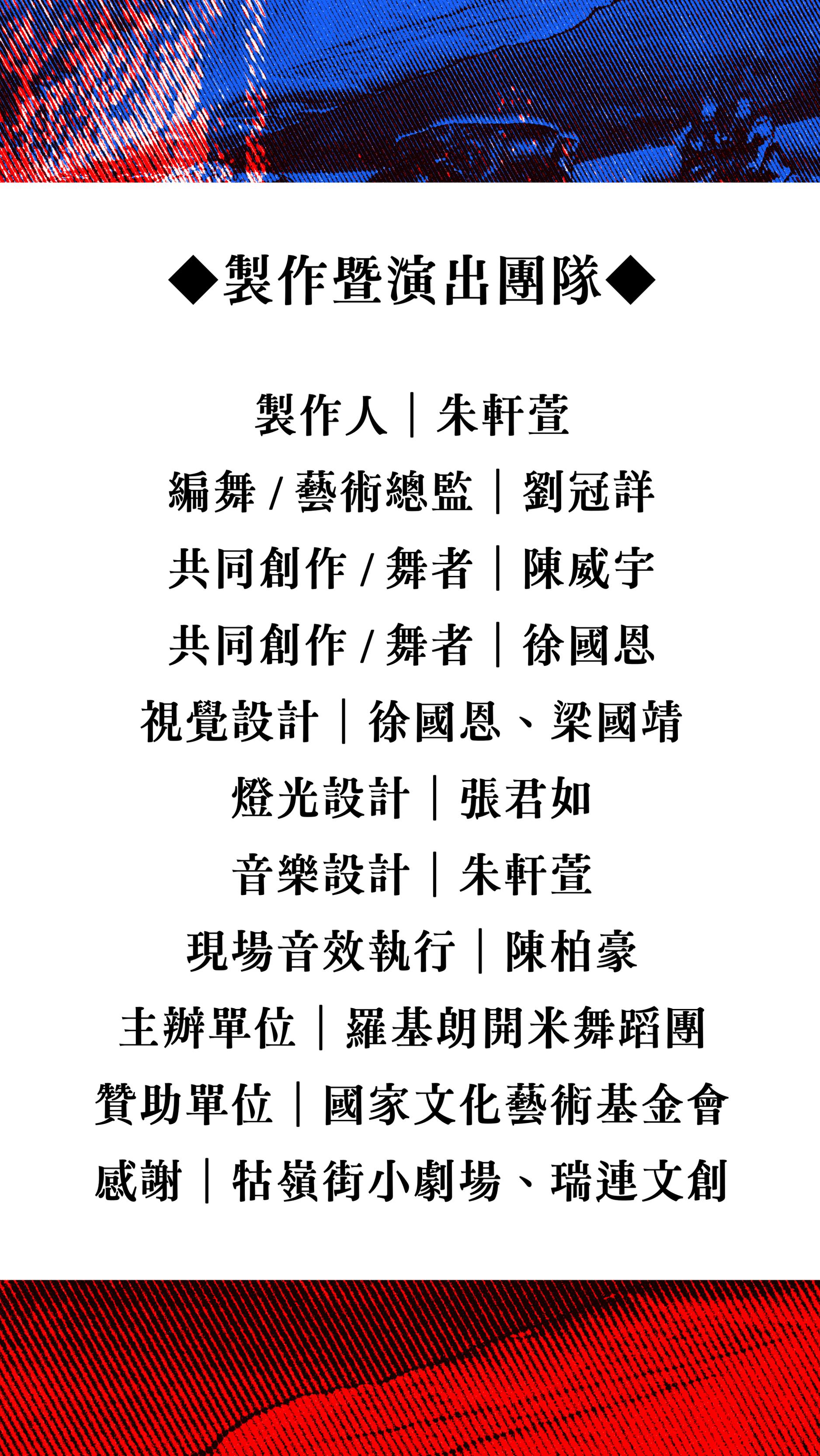
仔細想想這場演出開始的緣分跟整個製作過程真的蠻感人的，三個年近 35 歲大男生，決定要一起上台表演，在東北季風狂吹的澎湖，每天騎著車去舞蹈教室一起……練芭蕾，練到呼吸急促、頭暈目眩，2 個八拍的群舞，練了老半天還是會凸槌，說 Rap 的詞記起來了但還是沒有一次唸完整。

一直覺得這個作品應該要蠻催淚的，如果換成三個女生來跳這個作品，排練過程應該會哭好幾波吧，但每次看他們排練都是在憋笑或直接噴笑，男生到底是怎麼面對自己感性的一面呢？

笑到一半，偶爾又會突然被他們的真情流露襲擊，有點不直接但卻比真實更真實，寫這個是要放在節目單的，就不用

再推薦了，想好好把握最後這幾次看這
個作品，雖然每次都不太一樣。





◆製作暨演出團隊◆

製作人 | 朱軒萱

編舞 / 藝術總監 | 劉冠詳

共同創作 / 舞者 | 陳威宇

共同創作 / 舞者 | 徐國恩

視覺設計 | 徐國恩、梁國靖

燈光設計 | 張君如

音樂設計 | 朱軒萱

現場音效執行 | 陳柏豪

主辦單位 | 羅基朗開米舞蹈團

贊助單位 |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
感謝 | 牯嶺街小劇場、瑞連文創